

《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旅行汇

陈丹燕

驰想日

陈丹燕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驰想日

陈丹燕

——《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 陈丹燕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8
(陈丹燕·旅行汇)

ISBN 978-7-5339-4577-0

I. ①驰…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6007号

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曹元勇 王 青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地图设计: 郑 焱

印装监制: 朱国范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05千字

印张: 5.75

插页: 15

书号: ISBN 978-7-5339-4577-0

定价: 36.00元



爱尔兰的那朵云，谁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神奇
地回答了文字世界执着地解释了爱尔兰的
心跳，生命，与其间心疼痛与挚爱。

《北纬78°》

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寻找到造物主留下的指纹，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

《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

地理阅读

一本在东亚宁静的薄雾中读，总是好似迷宫般的小说，在塞尔维亚宁静的薄雾中读，就会突然云开雾散……就能在贝尔格莱德特有的气氛里回望塞尔维亚的各种历史谜团，并感受到作者帕维奇对于不同立场带来的不同世界观的深刻体会。

《咖啡苦不苦》

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令人着迷的岛屿》

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到世界大量的海外游客，中国人用了十五年。2010年，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行路线，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并做专题演讲。中国旅行者从『会走路的钱包』，到拥有特设文化旅行路线，这是新的开始。

《与爱人去俄罗斯》

作者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这两本日记本，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

《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与天书《尤利西斯》中的人物相遇街头。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像是在自己记忆中模糊了往事，还有旧地重游般的对照与思忖。

《往事住的房间》

推开时间的房门，就能遇见早已堕入虚无中的往事正安然住在房间里。人们为了这样的心愿，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博物馆，纪念不能忘怀的过去。

《走呀！》

十五年间，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作者与她的孩子在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最终成为作者送给孩子的成年礼物，在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上送达。

这些书都关于旅行，却不是游记

——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

《陈丹燕旅行语录》

一

先要观世界，
方有世界观

《我的旅行哲学》

一个人去旅行，走上漫漫异乡路，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的旅行方式》

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即使走遍世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

二

文学是描述
旅行的墨水

《第二日》

旅行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梅在旅途中的交集。本与李平正在路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终于相遇交错，各自留在照相机里的照片，当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三

人生在世，
一定要去看世界

《樱桃树下爱与弗》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作者记录下了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

《今晚去哪里》

在一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

序	1
第一章 一朵云——有些缥缈之物竟是永恒	9
一、沙湾	11
二、圆堡	18
三、挤奶场	28
第二章 白日游——一座老城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索引	35
一、黄铜牌子上的布卢姆	37
二、酒馆	56
第三章 国立图书馆	67
第四章 长夜游——在时间的河流上泛舟	97
一、乔伊斯桥畔的纸片雪花	99
二、坦普酒吧里的地方性与世界性	106
三、乔伊斯中心的碗柜	122
跋	129
一个欧洲小说的爱好者：伟大梦想与实践	149
致谢辞	156
译名对照表	168

我在2013年初夏的爱尔兰，此刻正是大西洋尽头的岛屿最绿之时。

而我要让时间后退，来到2005年6月的贝尔法斯特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站里有条灰绿色的月台，地面倒映着灯光，好像林中秘密的水洼。没车停泊，都开走了。

老派的铸铁月台指示牌，白瓷底子上烧了狭长的黑字：都柏林。

这个地名印入眼睛，好像一颗石子投入水塘，我的心过了好一会儿才咕咚响了一下，落得好深。

然后，1994年奶黄色的萧乾、文洁若译本的封面浮上来：《尤利西斯》¹。

故事在我记忆中平铺开，好像一道在泥地上溢出的水。那里面有早晨离开家，迎着乔治教堂处的阳光，去肉店买羊腰子的布卢姆先生；也有伯顿饭馆里好像猪在泥沼里打滚那样吃相粗鄙，令布卢姆无法与之合污的人们——下巴上油乎乎的都柏林男人们。然后有了在沙滩上一边行进一边堕入无尽意识漂移的医学院学生斯蒂芬；我猜他长着寡长的脸，又细又长的小腿，没有乔伊斯脸上那爱尔兰人的圆鼻头——我猜他长得好看些。

接着，一朵1904年6月16日的云，在清晨斯蒂芬站着的炮塔平台上飘过，遮住天光，令大海有了一种葡萄般的紫色。这朵云也经过了布卢姆去买羊腰子的路上，从他抬头望见的乔治教堂尖顶上飘过，并遮住了升起的太阳。

1. 本书中所引《尤利西斯》文字，均出自萧乾、文洁若的译本（译林出版社上中下三卷，1994年第1版）。

后来，又有了深夜时坦普酒吧里那些穿梭在酒客和酒杯以及酒酣耳热的头脑之间湍急的对话。

故事里的都柏林完全就是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对我来说。但在路过前往都柏林的月台的几分钟里，我觉得自己正飘飘然地走过一部自己尚未读完的二十世纪文学巨著。这个地名有着纯粹的诗意。

《尤利西斯》

布卢姆的漫游

都柏林

在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和涅瓦大街上，1993年，鞋底俄罗斯初雪一直吱嘎作响。那时，我曾直接走进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是周扬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版本，还不是后来草婴直接从俄文译过来的。在阅读饿得要命的整个少年时代，从不考究版本。那也是对人生好奇得要命的少年时代呀。1993年初冬，走在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肮脏的积雪堆在枕木四周，安娜的确正在附近徘徊，穿着黑大衣。整个1993年冬天的月台上充满内在的紧张，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生悲剧，在小说里已经知道了。

我耳朵嗡嗡地响。

经过那样的圣彼得堡的冬天，我知道自己走进书里的感受——浑身轻得好像只剩下脑子，脑子好像是个嗡嗡作响的雷

尤利西斯

上卷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萧 乾 文洁若 译



译林出版社

达，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走在现实的街道上，而分离出身体的另一个自己、无形的感知的自己则走在文字搭起来的街道上，走在文字描绘过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种感受就好像看电影时突然伸手到放映间射出的光束里，手被光打得五颜六色，但光影里那个看上去具象的世界，我的手什么都没碰到。

文字组成的世界，要对文字有足够的领悟力才能真的进入，可是到了地理上的故事发生地，可触及的世界与可感知的世界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融合，对读者来说是至高的心灵体验：自己的身心以及回忆，与感官交融在一起。我不知道对这样身心俱在、身心贯通的地理阅读别人会如何想；在我来说，那样的恍惚实在是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好像饕餮总归有一天要吃到汉满全席。

我从五岁识字时即开始阅读，1993年的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是我的新天地。

2005年，经过前往都柏林的月台，我走进前往伦敦德里的月台。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的长途汽车要带我去伦敦德里。车票找不到了，不过还是上了车。红坐垫的长途汽车穿过一些极其美丽的峡谷、湿漉漉的古老小村子——那是小矮人和人鱼故事的发源地，然后又掠过了无头骑士故事里的山岗与密林。但我知道我得掉头往南去，去都柏林。我得到那里去，跟着《尤利西斯》书里的漫游路线，在都柏林走上好几个18小时，路过好几次乔伊斯与诺拉相遇的叫“芬恩”的旅馆。我得这样读完《尤利西斯》。

我是个外国文学课的好学生，课上老师指定的长长书目，只有《尤利西斯》我一直没完成。这本语言多元、用典广泛的文字高峰，我已有的语言功力显然不够用，我想这就是自己多次试图读它，但到底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是一部有语言与知识傲慢的书；就是因为它傲慢，它一直刺激我阅读的欲望，从我第一次读它的1990年代，一直到泰晤士河上的新千禧桥都变旧了也没停歇，这可谓是我生命中良久不绝的欲望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到底不肯合上这本书。

我得帮自己个忙，满足心里的这个愿望。

就这样，此后我开始去爱尔兰。四次都带着三卷本的《尤利西斯》。这是对《尤利西斯》漫步式的阅读，漫长宁静，吃吃喝喝，寻寻觅觅，其间充满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笔。从2007年到2013年，心里却一直有着好像九月份学期刚开始那种一切慢慢来的丰足感。

从都柏林城里的公爵街开始读，要一杯热可可喝，好像布卢姆在深夜款待斯蒂芬那样。到海湾的圆堡，在圆堡潮湿的房间里开始读；圆堡静悄悄的，能听到炮塔平台上传来什么人的谈话声，以及蓝底三个皇冠的古老旗帜在风中发出的猎猎声。

然后，从都柏林到了恩尼斯城外的泥炭沼泽地。抬眼一望，能看到沼泽地里摇曳的灯芯草，淡黄色的细茎在阳光里闪闪发光。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其实不好喝，又容易醉。醉醺醺的眼睛很快就困了，所谓满目迷离。寂静的沼泽地里能听到灯芯草在

初夏强劲的风里飒飒作响，心中怀疑乔伊斯是否真的认为这里是凯尔特的心脏；不远处的高威，就是《死者》里唯一抒情过的幽暗大地。再到科克老城的英国市场，找到卖白色肉肠（drisheen）的传统肉肠铺子——乔伊斯式的食物。走出市场，旁边就是乔伊斯和父亲回老家卖家产时住的老皇后酒店，酒店的门面窄窄的，而且已经废弃了。沿着雨中湿漉漉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往大学去，雨中经过一个炸鸡铺子，铺子楼上就是乔伊斯祖父去世的房间。家道中落、怨怒敏感的少年弃医从文，令人想起绍兴古城里长大的鲁迅。

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漫长的阅读，似乎这样艰深博大的书配这样的旅行刚刚好。和布卢姆与斯蒂芬一起漫游，像在圣彼得堡时的自己那样，跃入文字与故事构成的空间里漫游。

这是一次身心并用的漫游，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浑然一体，冲破了身心所有的疆界。

这就是阅读。

